

原来你是这样的宋医生



下册

夜雪 著

他原以为自己的一生都将活在以前的阴影中，
与幸福和快乐绝缘。但自从和长晴结婚后，
他的生活到处充满了阳光，
和一股甜蜜的味道，他上瘾了……
所以，他怎么可能放弃！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原来你是这样的宋医生

〔下〕 夜雪 著

Zhe Yang De
Song Yi Heng

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第二十一章 扬州风波

扬州，上午十一点。出租车停在一座年代久远的老房子前，院子里的树木花草枝繁叶茂，树枝从围墙上伸展出来，将围墙外的小路尽数遮掩。老房子宁静幽谧，有着古色古香的韵味。

宋楚颐从车里取出行李，长晴去按门铃。不多时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过来打开旁边的小门，看到长晴，满是褶皱的脸笑得半天都舒展不开：“晴宝，你可算回来了，等了你一个上午，刚才还想打电话问你来着。”

“奶奶，我想死你了。”长晴甜蜜地抱了抱晏老太太。

“奶奶也想晴宝，”晏奶奶笑呵呵地抱了孙女一会儿，这才注意到旁边还站着一位年轻男人，“哎哟，晴宝，这该不会是我孙女婿吧？”

“奶奶您好，我是长晴的老公，宋楚颐。”宋楚颐礼貌温和地介绍自己。

晏奶奶前些日子听晏磊提起过，仔细打量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喜笑颜开地说：

“好好好，快进来吧。”

晏家的老房子院落不大，但一花一草都被修整得很好，院里还有个小凉亭，凉亭边上有一口古井。

“奶奶，曾阿姨呢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在？”长晴黏着奶奶问道。

“我让你曾阿姨去菜市场买菜了，中午做你最喜欢吃的蜜汁排骨。”晏奶奶笑呵呵地说。

进屋后，晏奶奶转身去倒茶，长晴赶紧跟过去，自己倒水：“奶奶，这也是我自己的家，您就别客气了，快坐吧。”

“我又不是对你客气，是对我孙女婿客气，”晏奶奶瞧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宋楚颐，又偷偷附在长晴耳边说，“你这个老公找得不错，挺帅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长晴心里有点小得意。

“比你爸帅，也比你姐夫帅。”晏奶奶赞不绝口。

“那是，不帅我也不会找。”长晴跟着附和。

晏奶奶坐在沙发上，长晴把茶递给宋楚颐。宋楚颐接过，察觉到晏奶奶含着笑目不转睛的目光，有点不大适应。

“小宋，听长晴她爸说你是医生，长晴的姐姐也是医生。”晏奶奶笑眯眯地说。

“我和长芯是一个医院的。”宋楚颐说。

“该不会你和晴宝就是长芯撮合的吧？”晏奶奶好奇地追问。

“不是啦，是相亲，”长晴把买的礼品递过去，“奶奶，您说眼睛不好，给您买了提高视力的补品。还有，这些是降血压的，您喝了后，就不会经常头晕了。”

“我这些都是小毛病，大病倒是没有，”晏奶奶对宋楚颐说，“晴宝就是孝顺，每次回来都给我买好多东西，你娶了她，有福气。”

“是的是的，”宋楚颐点着头，“奶奶，我看您气色真不错，很少有老人家在您这个年纪气色还这么好的。”

“这得多亏了长芯，”晏奶奶颇为骄傲地说，“我每次只要身体有一点点不舒服，长芯立刻就会知道我身体缺什么，该补什么。对了，你们什么时候办酒席，记得提前通知我，我好提前准备一下，早点过去。”

“上半年我和长晴都比较忙，可能要到年底了，到时候我派车子来接您过去。”宋楚颐笑着说道。

“好好好，”晏奶奶不住地盯着他，末了，又加了一句，“小伙子长得真精神，真帅，比长晴爷爷当年还帅。”

宋楚颐不大自然地低咳了一声，微微尴尬。

这时，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提着菜篮进来，晏奶奶赶紧站起来说：“小曾，你看，这是晴宝的老公，长得帅吧？”

“帅，比电视里的那些男明星还帅，”曾阿姨笑，“长晴也越来越漂亮了。”

“你这话就有些假了，”晏奶奶不客气地说，“晴宝脸上都长了痘痘，没以前好看了。”

“奶奶……”长晴跺脚。

“虽然没以前好看，但在奶奶心里，你还是最漂亮的。”晏奶奶怕孙女不高兴，立即又说。

“这还差不多。”长晴这才笑了。

中午，曾阿姨张罗了一桌子的菜，晏奶奶好不容易见着孙女，话也特别多：“晴宝，院子里那棵你小时候种的杨梅树，今年结的果子又大又红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长晴高兴极了。吃完饭，她就拉着宋楚颐跑到后院去摘杨梅了。

宋楚颐不大爱吃杨梅，又嫌杨梅树上有虫子，便一个人懒洋洋地找了处阴凉的位置，瞅着在树下忙着吃杨梅的女人。长晴摘一会儿尝一颗，他实在看不下去了：“你能不能把杨梅洗了再吃？”

“不能，好甜的，”长晴得意扬扬地指着杨梅树，“这可是我亲自种的。”

宋楚颐无奈地摇摇头，又望了一眼坐在窗前慈祥地看着他们的晏奶奶，突然明白为什么长晴生活在单亲家庭还能这样天真烂漫，其实有时候是不是单亲真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身边的人给你怎样的生活。

“你尝尝。”摘了一阵，长晴挑了一颗又大又红的杨梅跑过来送到他嘴边。

宋楚颐注视了两秒这颗没洗的杨梅，低头，吃了，甜甜的，基本没酸味。

“好吃吧？”长晴温柔地笑问。

宋楚颐眼眸微微一动，温柔地揉揉长晴的头发：“好吃，你喂的都好吃。”

过了晌午，天气没那么热了，长晴带着宋楚颐、晏奶奶去游瘦西湖。看到好看的风光，长晴把手机塞给宋楚颐，让他拍照，拍完后还嫌弃他拍照技术不好。晏奶奶也抱怨宋楚颐把她拍得太老了。

宋楚颐挺无语，老人家白头发那么多，怎么才能拍得更年轻啊？

游完瘦西湖，晏奶奶说要去把头发染黑，长晴赞成，最后三个人在外面吃了晚饭，然后宋楚颐陪她们祖孙俩去美发店染头发。

一进美发店，晏奶奶就对理发师说：“给我染个头发，要显得我特别年轻的那种颜色。”然后，晏奶奶又指着墙上的发型照说：“晴宝，你看奶奶要不要烫个头发？”

“行啊，”长晴觉得老人家就要洋气点儿，“奶奶，您说我也染个颜色怎么样？”

“我们晴宝弄什么颜色都好看，要我说，再卷卷，”晏奶奶热心地提着建议，还不忘拉上宋楚颐，“小宋，你怎么看？”

“都挺好的。”宋楚颐基本上已经适应了晏奶奶的时髦思想，就由着这祖孙俩折腾了。

长晴见他点头，兴冲冲地拿染色卡过来给他看：“你说哪种颜色好看？”宋楚颐随意看了两眼，红的、蓝的、黄的、棕的，眼花缭乱，看得头晕。最后，长晴自己选了偏酒红的颜色给他看：“你觉得这个颜色如何？”

“行。”宋楚颐点点头。

长晴立即让理发师调颜色，宋楚颐坐在沙发上玩手机，他本来以为只要一两个小时就好，可是过了两个小时，她们才刚染了头发。他眼皮有些跳动，腿也发麻，就起来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走到长晴和晏奶奶身边，晏奶奶笑呵呵地问：“小宋，等累了吧？”

宋楚颐硬着头皮说：“没有。”

“你这孙女婿还真是有耐心啊，”理发师嘴甜得不行，“我做这行这么多年，很少看到孙女和孙女婿带奶奶来做头发的，一看就知道你们一家人感情很好。”

晏奶奶乐得合不拢嘴：“可不是吗，我这孙女婿好着呢。”

“您可真有福气，”帮长晴做头发的理发师也附和，“不过我看您孙女长得有点像《挑战到底》的那个女主持人晏长晴呢。”

“哈哈，好多人都说我跟她像，”长晴开玩笑说，“不过晏长晴长得可美了，我哪比得上她。”

宋楚颐瞄了她一眼，心想，脸皮真厚。

理发师笑道：“哪有，你可比晏长晴漂亮多了，要我说，晏长晴完全不及你。”

宋楚颐默默走开，觉得自己还是去一边喝茶好。

长晴的表情僵了僵，不知道自己是该高兴还是生气。

晚上十一点多，三人才返回晏家老宅。

长晴和晏奶奶精神十足地玩自拍，宋楚颐早在美发店就等得头昏眼花，进屋后，立即回房间洗澡了。他睡的是长晴小时候住的房间，床头的墙上贴满了奖状，还有大头贴，小时候的长晴脸蛋圆乎乎的，编着两个小辫子，桃花眼闪闪发光，笑得甜甜的。

他看着看着，忽然发现大头贴中间空出的好几个地方上有撕掉的痕迹，像是刚撕过不久，他忽然想起今天刚到老宅的时候，长晴似乎找借口先进过房间。

他嘴角勾起一丝冷笑，大致明白了，这上面肯定有过傅愈的照片。

洗完澡出来，他刚躺上床，长晴就哼着小歌进来，说：“今晚我跟奶奶一块

儿睡。”

“随便你。”宋楚颐已经累得不行了，感觉做九个小时的手术也比陪女人做四个小时的头发轻松。

长晴一听，不大满意了：“我不回来睡，你好像很高兴的样子，也不挽留我。”

宋楚颐冷冷地说：“那你留下来。”

“不行。”长晴朝他做了个鬼脸，然后关门走了。宋楚颐真想抽她一顿。

翌日，宋楚颐七点钟便醒了，不过是被阳台上的鸟吵醒的。

他起床拉开窗帘，走到阳台上，长晴房间的阳台离邻居家的阳台只有两米宽的距离，挨得还真近。

他瞅了一眼隔壁人家的院子，虽然打理得没晏家这边好，但也是满院子的葡萄架、枇杷树、杨梅树，不过结的杨梅都比较小，应该是主人很少在家，没有施过肥料。

这时，隔壁的阳台门突然打开，一抹修长高大的身影从里面走出来，深绿色的休闲短裤、白色的T恤贴着健硕的身材，显得神采奕奕。

四目相视，彼此都黑了脸。

宋楚颐英俊的容颜阴沉下去：“傅愈，你有必要从北城跟到这里吗？”

“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里是我家。”傅愈瞅了一眼他身后的房间，没有长晴的身影，心里才舒服些，不过一想到他睡在长晴从小长大的房间就有点难受。

宋楚颐想起长晴曾说过傅愈是她在扬州老家的邻居，可万万没想到他们连阳台都挨得这么近，这小浑蛋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自己。

“你平时不是在北城工作吗，为什么长晴回老家你这么巧也回来了？”宋楚颐冷眼看向他，“你烦不烦，我是不是得罪过你？我找哪个女人你就非得抢哪个，我记得我还救过你妈呢。”

傅愈蹙眉淡淡地说道：“这还真是个误会，我只是最近工作疲劳，正好赶上双休日，再加上老宅很久没人打理了，就回来看看，没想到长晴也回来了，看来我跟长晴还真是极有缘分呢。”

宋楚颐冷笑，转身准备离开阳台，傅愈感慨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：“突然想起以前，我跟长晴每天晚上都在阳台上聊天，不聊到十一二点她都舍不得睡觉，每次都要我催她，那个时候我都是叫她晴宝的。”

脚步顿住，宋楚颐回头，眸色阴沉：“不好意思，现在跟她睡在这间房里的人是我。”

傅愈嘴角僵了僵，接着说：“可是床头的墙上贴了很多我们的大头贴，你看到了吗？”

“早就已经撕了，”宋楚颐扯动嘴角，“你以为结了婚的女人还敢留这种东西在房间里吗？”

“是吗？”傅愈呆了一下，接着说，“你知道吗？其实这个房间原来是长芯的，可长晴想跟我挨得近点，就天天吵着要和长芯换房，为此，她们姐妹俩还吵了一架。不过后来长芯把房间让给了长晴，长晴就搬到了这里，她就是想跟我离得近一点儿。”

不远处，一只麻雀飞过来落在阳台上，看看这边，又看看那边，似乎也感觉到紧张的气氛，便拍着翅膀飞走了。

宋楚颐狭长的眼眸挑起一丝冷漠的弧度：“傅愈，你跟我说这些，是想让我嫉妒，还是在缅怀过去？如果想让我嫉妒，很抱歉，让你失望了，谁没有过年少懵懂的初恋？我也有过。何况你也实在没有让我嫉妒的地方，虽然你跟她有很多年少时的回忆，但她却把最珍贵的东西给了我。你们没有在一起，我很遗憾，不过我也要谢谢你，明明喜欢一个人那么久，却连她的初吻都没得到。”

傅愈用力地握了握栏杆，一针见血似乎也不过如此，这是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。当初，明明知道长晴那么喜欢自己，却因为笃定她早晚是自己的人，而不急于和她确定关系，如今，却白白便宜了另一个人。

“如今这个年代能碰到长晴这么单纯的女人还真是不容易呢。”宋楚颐说完，转身离开了阳台。关门，拉上窗帘，他一刻都不想看到傅愈这个人。

可有些人越不想看到，却越容易再次碰到。

早晨，曾阿姨从外面买了不少早餐回来，有豆腐脑儿、翡翠烧麦、豆皮包、蟹黄蒸饺……热腾腾的。

吃得正欢时，外面传来门铃声，吃着早餐的宋楚颐眸色动了动，看曾阿姨嘀咕着跑出去开门，不一会儿便带着傅愈从外面走进来。

傅愈手里提满了礼品，晏奶奶仔细瞅了傅愈两眼，站起来问：“你是？”

“奶奶，您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傅愈啊，”傅愈微笑着把礼品放在桌上，“这是我的一点儿小心意，好几年没回来了，以前多亏了您照顾。”

“傅愈啊，”晏奶奶喜出望外，“哎哟，几年没见，长得这么英俊了。今儿真

巧了，正好晴宝和她老公也回来了，我记得那会儿你和晴宝关系特别好。”

“是啊，”傅愈含笑望向长晴，“真巧啊，你怎么也突然回来了？”

“我……我正好休假，就回来看看奶奶。”长晴眨眨眼，局促地挠挠头发，又紧张地看了宋楚颐一眼，见他一副淡然的模样，心里才暗暗松了一口气。

“我是因为帮我们打理院子的园丁说不干了，才特意回来的，”傅愈说，“这毕竟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，不想荒废了，打算重新找个园丁。”

“你要找园丁？我认识，”晏奶奶忙说，“我们的院子一直就是他帮忙弄，让曾阿姨把电话号码告诉你。”

“那谢谢奶奶了。”傅愈赶紧说。

曾阿姨去拿手机找号码，晏奶奶立即问：“吃早餐了吗？”

傅愈摇头。

“反正早餐多，一起吃吧。”晏奶奶热情地拿了碗筷过来，边给他盛豆腐脑儿边说，“记得晴宝小时候经常跑你们家去吃早餐呢，每次回来都说你妈做的豆腐脑儿好吃。”

“是啊，”傅愈面露宠溺的笑意，“那会儿长晴脸蛋胖乎乎的，整天只知道吃。”

长晴尴尬，不过提起从前的趣事也觉得颇为怀念，但是宋楚颐在旁边，她不敢多表露，只是忍不住低声说：“我哪里胖了？”

“就是挺胖的，我家还有好多你那时候的照片呢。”傅愈低低地笑了。

晏奶奶也笑了，屋里洋溢着笑声。

宋楚颐的嘴角勉强动了动，喝了一口白开水。

晏奶奶突然问：“对了，怎么你爸妈一直没回来过？”

傅愈笑容僵住，顿时黯然：“我爸妈离婚了。”

晏奶奶看他的眼神瞬间同情起来：“怎么就离婚了呢？”

傅愈苦笑，没回答，只说：“我爸在国外再婚了，我妈回国了，不过前阵子得了脑部肿瘤，好在动了手术已经控制住了。”

晏奶奶越发觉得他可怜了，眼里满满的疼惜：“这孩子，太让人心疼了，以后回家常来奶奶家玩，就把这里当自己家，反正小时候我也是把你当亲孙子一样的。你是一个人回来的吧，什么时候走？干脆就在这里吃饭吧。”

“我打算下午回北城。”傅愈说。

晏奶奶说：“正好晴宝他们下午也回北城，好像订的是下午四点的飞机，你们

可以一块儿走。”

“是吗？那真是太巧了。”傅愈转头望向长晴，眸色深深。

长晴瞧瞧一直不发一言的宋楚颐，心里完全没底，不过傅愈这么说，她也不好意思拒绝。

“长晴，你这个头发是新弄的吗？”傅愈换了话题，眼眸亮亮的，“挺好看的，我刚才进来差点没认出来，这个颜色显得你皮肤更白了，也更时尚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臭美的女人最喜欢被人夸赞，尤其是弄了新发型后，长晴正处于需要肯定的时期，而且昨晚弄完头发后宋楚颐一句都没夸，她以为可能不好看，但现在听傅愈这么说，禁不住一笑，笑完后突然感觉身边有一阵寒意袭来，又生生忍住。

“是啊，烫得挺好看的，”傅愈话锋又转向晏奶奶，“奶奶，您也烫头发了吧，看起来就像五十几岁的样子，别提多洋气了。”

“你啊，嘴真甜。”晏奶奶最喜欢被人夸年轻了，顿时乐得眉开眼笑。

宋楚颐看看晏奶奶，又看看长晴，最后目光落在傅愈脸上。他心中冷笑，这个傅愈，可真有心机啊。

中午，傅愈也在这儿吃饭。饭桌上，他聊起了小时候的一些事，逗得晏奶奶乐不可支，连长晴有时候也忍不住搭上两句，宋楚颐在旁边几乎插不上话。

吃完饭，休息到一点半，晏奶奶恋恋不舍地送他们上车。在出租车上，三人十分安静，长晴夹在中间有点尴尬，干脆一声不吭。到机场后，傅愈先下车搬行李，行李主要是长晴的箱子。

长晴接过去时忙说谢谢，傅愈温和地笑道：“说什么谢谢，以后你就当我是你哥哥。”

长晴一愣，傅愈伤感地低声说：“如果真的不能在一起，我也不勉强，但我们毕竟一块儿长大，你永远是我心中的晴宝。我希望可以一直保护你，以哥哥的名义也好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的晴宝。”

长晴突然想起小时候在她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傅愈总是第一时间挡在她身前，很小的时候，他就“晴宝晴宝”地叫着，那些过往的温暖突然让她眼眶泛红。

一旁的宋楚颐彻底黑脸。说什么说得眼睛都红了，这两个人当着他的面肆无忌惮地回忆过往，也太过分了。

“走啊。”宋楚颐冷冷地低斥了一声，转身面无表情地往机场里走。

长晴看着他冷冰冰的模样，心里委屈，忙自己去拿箱子。

“不用，我拿着，快走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登机了。”傅愈把计程车后备厢关上，不由分说地跟上宋楚颐的步伐。

办理登机手续时，傅愈和长晴一前一后。

工作人员见他们一起，便给两人出了相邻座位的票。等三人上了飞机，傅愈和长晴的座位挨着，宋楚颐的座位在两人的斜后方。

长晴看到位置的时候蒙了，空姐过来对傅愈说道：“先生，麻烦您和您太太先入座好吗？后面的乘客快进来了。”

长晴看了一眼面若冰霜的宋楚颐，赶紧解释：“我不是他太太。”

“不是太太，那总是女朋友吧。”空姐微微一笑。

“她是我太太。”站在后面的宋楚颐冷不丁丢出一句话。

空姐尴尬，不清楚是什么情况，老公一个人坐后面，老婆和另一个男人……

“我是他哥哥。”傅愈微笑着说。

“原来如此，不好意思，我弄错了。”空姐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不过人家既然那么说了，她还是立即找了台阶下。

“坐吧。”傅愈先坐了进去。

长晴本想找宋楚颐换位置，又怕宋楚颐和傅愈坐在一块，中途会打起来，再看宋楚颐也没有要换位置的意思，长晴没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坐下去。

在舒服的商务舱，长晴却如坐针毡，眼睛时不时地瞟一下宋楚颐，见他没看这边，正面无表情地翻阅杂志。

长晴心里七上八下，摸不准他的心思。

“长晴，系上安全带，快要起飞了。”傅愈低声温柔地提醒道。

“噢。”长晴赶紧把安全带系上。

半个小时后，空姐开始发飞机餐，商务舱的餐饮很丰富，有红酒、蔬菜沙拉、甜品等。

“长晴，cheers。”傅愈微笑着朝她举杯。

长晴的小心脏一阵不安，这时，后面突然传来一阵细微的动静。

“sorry，不好意思。”说话的是坐在宋楚颐旁边的一位红衣红唇的长发美女，可能是接空姐递过去的红酒时，不小心洒在了宋楚颐身上，美女满脸歉意地递了纸巾过去。

“没关系。”宋楚颐接过纸巾，擦了擦白衬衣上的红酒渍，抬头，见空姐也满

脸局促，“再给这位小姐倒一杯吧。”

“谢谢，”美女非常感激，再次接过红酒后，随口说道，“先生这件衣服好像是Lanvin的新款。”

宋楚颐闻言，看了她一眼。

美女忙说：“其实我是北城Longines的总代理，对品牌这方面比较熟悉，您这件衣服价格不菲，可否告知您的手机号码，等到了北城我赔一件新的给您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宋楚颐端着红酒尝了尝，眉心皱了皱，又放下。

美女见状，也尝了一口，末了，放下，说：“这瓶红酒应该是张裕近期出产的红酒，市面价格不会超过两百块。”

“你对红酒很了解？”宋楚颐扯扯嘴角。

“还好，”美女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，“听先生口音好像是北城人，来扬州旅游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宋楚颐淡淡地说。

“那让我猜猜您的职业，”美女兴趣盎然地观察着他，“我猜您应该是从事与医学相关的职业。”

宋楚颐挑眉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您刚才看杂志的时候，对其他的页面都简单翻过，唯独在一篇医学研究的文章上多停顿了几分钟，”美女歪着脑袋俏皮地说，“我猜对了吗？”

宋楚颐淡淡地扯了扯漂亮的薄唇。

坐在前面的长晴只觉得后面两个人越聊越愉悦，商务舱本来就很安静，即使这两人低声交谈，女人愉悦的笑声还是传到了长晴的耳朵里。

她心里头火烧火燎的，又不好马上发作。这个可恶的宋楚楚，坐个飞机都能跟女人谈笑风生、眉来眼去，敢情平时的高冷劲儿都是装给她看的。还一路上给自己甩脸色，过分，简直太过分了！

“长晴，你不是喜欢吃蛋糕吗？这份也给你，我不吃甜食。”傅愈把他的提拉米苏放过来。

“好啊，”长晴故意把声音拔高，装作满脸欢喜地说，“我最喜欢吃提拉米苏了，傅愈哥，你真好。”

“傻丫头。”傅愈满脸宠溺。

宋楚颐眯眸看了那两人一眼，脸色阴鸷。

旁边的美女关切地问：“先生，您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宋楚颐淡淡地开口。

美女继续兴致勃勃地和他聊起了有关医学方面的话题。

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时间，长晴从来没有觉得这么漫长过，本来还想睡会儿，可实在睡不着，旁边的傅愈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，长晴勉强听着，尽量不去听后面两个人的谈话。

好不容易熬到飞机降落在北城机场，长晴解开安全带，看也不看宋楚颐，只对傅愈说：“我们快点走吧。”说完，便一个人气呼呼地先下了飞机，傅愈赶紧跟了上去。

宋楚颐站起来时，被前面的人挡住，没有跟上长晴。下飞机时那名美女紧跟着他：“先生，相逢即是缘，既然大家都是北城人，能否留个微信？”

“不好意思，我从来不用微信。”宋楚颐一脸冷漠。

“想不到现在还有人不用微信的，那电话呢？”美女锲而不舍。

“我的电话从来不随便给人。”宋楚颐大步走下飞机，可前面已经不见了长晴和傅愈的踪影。

他一想到两人一整天亲昵的样子，心里便火冒三丈，直接往出口走去。

第二十二章 友情破裂

厉少彬拉风的跑车停在机场路边，见宋楚颐一个人黑着脸出来，疑惑地问道：“怎么就你一个人，晏长晴呢？”

“跟别的男人走了。”宋楚颐上车，用力甩上车门。

厉少彬张大嘴巴，一句脏话从嘴里吐出后，赶紧上车：“搞什么，怎么跟了别的男人，跟了谁啊？”

“还能跟谁。”宋楚颐冷笑。

“难道是傅愈？”厉少彬抽了口凉气，“傅愈真是无处不在啊，那你就这么算了？老宋，我都要看不起你了，人家抢了你老婆，你就这么走了，不去抢回来？”

宋楚颐呵呵笑了两声。

抢？两个人正眼都没看过他，飞机上还被空姐当作夫妻，自己一整天简直像个电灯泡一样，坐在后面看着两个人把甜品让来让去，红酒不停地碰来碰去，在商务舱吃饭简直跟吃烛光晚餐一样，下飞机后两个人等也没等自己就先走了，他还黏糊上去干吗？丢脸啊！

“说不定这会儿两个人还在某个角落回忆起年少时光伤春悲秋呢。”他冷笑。

“老宋，你就是脸皮太薄了，”厉少彬恨铁不成钢地说，“要换我，甭管他们在哪个角落，也得揪出来，老子不痛快，谁也别痛快，而且我还得在机场里指着他们两个人的鼻子骂，骂得他们恨不得变成水泥缩进地板缝里。”

宋楚颐冷睨了他一眼：“你是说得轻松，等真换成你自己，你丫比谁都怂（造字尸+从）。”

厉少彬被鄙视得脸上无光，这时，正好看到傅愈和长晴一块儿从机场出来，傅愈手里推着长晴的箱子，长晴低着头，他不时低头看她，还时不时摸摸她的脑袋。

“靠，老宋，你这脑袋现在绿油油的，”厉少彬在车里看到这一幕，气呼呼地说，“我就让你看看彬爷我到底怂不怂。”

傅愈的车正好停在路边，刚打开车门，一声阴沉的“傅愈”就传了过来。

他抬头，一个穿着花衬衣的男人朝他走来，满脸邪气，傅愈还在想这人是谁，迎面一记拳头就已经打在他的鼻梁上。

“傅愈哥……”长晴吓了一跳，赶紧扶住他。

傅愈一只手捂着鼻子，一只手把长晴拉到自己身后，紧接着，傅愈的司机从车里快步走出来，挡在两人身前。

“傅愈，你有胆子勾搭别人老婆，站在后面算什么本事？”厉少彬不羁地勾勾手指，“你给我出来，你欺负老宋是个软泥巴，但老子这个做兄弟的不会善罢甘休，这记拳头我早就想给你了。”

傅愈这才明白，原来是宋楚颐的兄弟。

“厉少彬，你有病吧，”长晴气呼呼地说，“什么勾搭，你说得太难听了，宋楚颐叫你出来算什么本事，你叫他出来。”

厉少彬哼声道：“老宋脸皮儿薄，胆子小，丢不起这个脸，让他出来干吗？”

刚下车的宋楚颐正好听到这句话，英俊的脸沉了沉，走过去，问道：“你说谁胆子小？”

厉少彬身子一僵，咳嗽着回头，满脸尴尬地说：“老宋，你怎么出来了，这时候你就该待在车里，这种事我来处理。”

宋楚颐扫了他一眼，从兜里打开一包纸巾，抽了两张递给傅愈：“不好意思，我这兄弟急躁了些。”

傅愈看看厉少彬，又看看宋楚颐，伸手接过，擦了擦流出的鼻血，声音沙哑地说：“没关系，看样子是个误会，不过我觉得你下回还是跟你兄弟好好说清楚，我被打无所谓，但不要坏了长晴的名声。”

长晴见他受伤了还这么关心自己，心里划过一阵暖流，同时想到宋楚颐刚才在机场里没等自己就先出来了，他到底把自己这个老婆当什么了，而且厉少彬不会无缘无故动手，一定是宋楚颐乱嚼舌根跟他说了一些什么。于是，她忍不住狠狠瞪了宋楚颐一眼，这个男人实在太过分了，在飞机上不搭理她，和别的女人搭讪也就算了，现在还这么过分。

“你说得对，是我没有说清楚，”宋楚颐淡淡扯唇，问长晴，“你要坐我的车走还是坐傅愈的车走？”

长晴心里有点委屈，这是什么话啊，她是他老婆，不坐他的车难道让傅愈送自己吗？可是见他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，长晴喉咙堵得难受，他肯定是刚才在飞机上看到美女喜新厌旧，现在看着她烦了，她想说坐他的车走，但又觉得没面子。

这时，傅愈温和地说：“长晴，你还是坐宋楚颐的车走吧。”

“傅愈哥……”长晴没想到他会主动这样说，怔了怔。

“我不想因为我让你不开心，既然决定做你哥哥，我就会守护你，凡事把你开不开心放在第一位。”傅愈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里流露出深情的目光。

长晴既感动又内疚。

这么一比，宋楚颐的度量简直low（低）爆了，一路上，宋楚颐哪里顾及自己的感受了。

傅愈体贴地提着长晴的箱子放进厉少彬的车后备厢里，末了，对宋楚颐说：“你不要总是一个人走那么快，要考虑到你是和长晴一起出来的，她需要人照顾。如果你总是这样，就算你是长晴的老公，我也不会对你客气。”

他转身离开时，长晴看着他的背影，一脸愧疚。

宋楚颐头疼地摀了摀眉心，厉少彬在他耳边小声地说：“这个傅愈太有心机了，老宋，你完全被他秒杀了。”

宋楚颐瞪了他一眼，这还用说吗？他都想骂娘了，傅愈明明想抢走自己老婆，还摆出一副即使不能拥有对方，但还是希望对方能过得幸福的情圣模样。这招真是高啊，显得他情操高尚，不愧是上纬集团的总裁，年纪轻轻，城府就这么深。

宋楚颐算是明白了，傅愈这次不是明目张胆地抢长晴，而是先和晏家老老少少打好关系，再慢慢离间他和长晴的关系。他就算明白他的想法，可这会儿一口气堵在嗓子眼儿，咽不下又吐不出。

“先上车吧。”他强忍着打开车门，不能让傅愈的目的得逞。

长晴看了他一眼，没理会，却走向左边的车门，自己打开车门坐进去。

宋楚颐见状，轻吸一口气，干脆坐到副驾驶位置上。

跑车离开机场，长晴在后面玩手机，宋楚颐在前面玩手机。

厉少彬打开电台，舒缓了一口气，说：“长晴啊，我觉得吧，你毕竟是已婚的女人，还是跟傅愈保持点距离比较好，你们俩那样子，老宋看着多不舒服啊，刚才上车的时候还气呼呼的呢。”

“啊。”他突然惨叫一声，狠狠瞪了一眼悄无声息捏他大腿的宋楚颐。

长晴的嘴巴委屈地抿了抿，冷哼一声：“我是记住了自己已婚女人的身份，可某人似乎根本不记得自己是已婚男人。”

“你确定记得自己是已婚女人？”宋楚颐禁不住冷笑，记得还跟别人在飞机上眉来眼去，“我都以为你把傅愈当成自己的老公了。”

“宋楚颐，你别血口喷人。”长晴生气地瞪圆双眼。

“我刚刚是不是不应该出现？你应该坐傅愈的车走，说不定郎有情妾有意，还有机会走到一块儿。”宋楚颐的语气越发刻薄。

“你浑蛋，”长晴身体颤抖，他竟然这样污蔑自己，“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，你自己还在飞机上跟别的女人勾勾搭搭呢。那个女人呢，怎么不一块儿回去啊？”

“我跟谁勾搭啦？”宋楚颐气极反笑，“倒是你，别把责任推给我，我看你是回了一趟老家，想起你们曾经的点点滴滴，傅愈一出现，再帮你提点儿东西，含情脉脉地关心一番，你那颗小心脏又在乱动了吧。这次扬州之行，我是不是根本就不该去啊？也对，你根本就没邀请我去，我现在非常怀疑你把要去扬州的事也偷偷地告诉了傅愈，不然为什么那么巧，你回去了，他也回去了，是不是想着我要是不去扬州你们就可以避开我双宿双飞了？我看也不用双宿双飞，我都忘了，你的房间跟傅愈的房间紧挨着，晚上傅愈跳一下就能到你房里了。”

长晴简直要被他气晕了，不过她还没气晕，倒先气哭了，这人怎么这么蛮不讲理啊，她怎么会瞎了眼喜欢上这种人，想想刚才傅愈小心翼翼关心自己的样子，长晴红着眼睛理智全无地反驳：“对啊，是我告诉他的又怎么样，你完全没有一点风度可言，傅愈比你强多了，我又没让你去扬州，是你自己要去的。”

厉少彬瞬间感觉跑车里的温度降到了零下一度，他忙拍了拍宋楚颐的肩膀：

“老宋，别激动，消消气，消消气，她说气话呢。”

宋楚颐冷笑了一声：“你终于说出心里话了，你藏得很深啊，你要不说，我还不知道你的真实想法。我没风度，我是没风度，我最没风度的就是今天跟你们两个人一起坐飞机，打扰到你们了，要我跟你道歉吗？”

“你是要道歉，你本来就要道歉，”长晴只觉得自己的心肝脾肺肾都要气炸了，说到后面，自己先气哭了，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，“停车！停车！我不要跟他坐一块儿，我自己去坐出租车。”

她说完，使劲去开车门，但好在车门已经上锁了。

宋楚颐脸部发黑，厉少彬劝道：“老宋，快劝劝，大家都说气话呢，这是在高架上，真跑出去是要出人命的。”